

· 全球资深驴友、自然之友公认的经典旅行文献 ·

OLD CALABRIA

+ 游侠仙踪系列

老卡拉布里亚游记

【英】诺曼·道格拉斯 | 著 宋阳波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 游侠仙踪系列 +

OLD
CALABRIA



老卡拉布里亚游记

【英】诺曼·道格拉斯 | 著 宋阳波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卡拉布里亚游记 / (英) 诺曼·道格拉斯著 ; 宋阳波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2

(游侠仙踪)

ISBN 978-7-5360-8138-3

I. ①老… II. ①诺… ②宋…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1085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孙 虹

责任编辑: 黎 萍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设计 | SUIE DESIGN

-
- | | |
|------|---------------------------------------|
| 书 名 | 老卡拉布里亚游记
LAOKALABULIYA YOUJI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13.375 1插页 |
| 字 数 | 318,000字 |
| 版 次 |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5.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吟游在传说与尘俗之间

(译者序)

宋阳波

两个月前，我有幸与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共进午餐。教授来自意大利，席间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他的家乡。其时我刚刚完成《老卡拉布里亚游记》的译稿，于是我提起书中述及的种种趣闻轶事、民俗风物，以作谈资；教授听罢一脸的不可思议，以其带着浓厚意大利语腔调的英语连连惊叹道：“Incredible! Incredible!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并说卡拉布里亚在他印象中一直是国家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以前从没想过该地的历史与文化深厚如斯，也从未读过一本详述卡拉布里亚风土人情的书。送走教授后我将书中内容摘抄若干电邮给他，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自此我对这本初版于整整一百年前，自己刚刚逐字逐句推敲琢磨过的书又生发了新的认识：或许不仅仅对于万里之遥的中国，就连在作者倾其心血笔力所描绘的意大利，它也该算是沧海遗珠吧。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老卡拉布里亚游记》是一本让人恨之入骨的书。一方面作者通晓的语言过多，二十世纪初想来也没有自行通译的习惯，于是作者谈及文化时常常大段直引典籍原文，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阿尔及利亚文……偏生外文经典也像我国的古文，微言大义，其句古拙而其义弥远。于是常常发生面对十几个零散词汇而苦思不得其逻辑联系的局面，一股“白首太玄经”的绝望扑面而来。系里正巧有一意大利同学，着手翻译之初我每每有拿不准的词句便向他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两月有余，他写给我参考的英文译文与我自行译出的文句已若合符节，而我摩挲脑门则头发仍在，且尚未愁白，心下大慰。另一方面，作者每至一地，对当地宗教与历史的挖掘简直到了极致，当其对出身于某一小镇的圣徒、学者和作家如数家珍的时候，带来的便是译者的噩梦。我不记得有多少次曾花上好几个小时四处考证诸如“八百多年前的约翰”的身份，也不记得有多少次为了找出某条传说中的长虫的德文名称费尽心思。饶是如此，仍有些人名、地名，或是散佚或是个人能力有限，无法追本溯源，望读者诸君恕罪。译完这本书，对百年之前要成为作家所需要的知识与修为，不得不建立全新的认识。

站在一名读者的立场，《老卡拉布里亚游记》是一本让人叹为观止的书。作者的渊博自不待言，但渊博只需要一座搜罗了地方志和编年史的图书馆便可以了；其不可替代之处，在于每到一处观景察人的独特视角。随着作者的笔触，我近距离窥视了卡斯特罗维拉里一位小职员의午饭餐桌，为其“蟒蛇一般的胡吃海喝”开怀大笑；我望见斯

佩扎诺正午的热浪在街上弥散出一片死寂，当客栈的阿尔巴尼亚大妈偷偷塞来一打梨子的时候简直热泪盈眶；我伸手仿佛能触碰到克拉蒂河喷溅出的寒气，耳边听着马车夫指着一位月光下踽踽独行的过客低语“狼人”……书店里能买到的游记不少，而让人记住的却不多，我以为即使仅靠照片和高中程度的语文教育，堆砌出一些像模像样的文字也非难事。而一个地方——尤其是小地方——的灵性往往藏于景中的一枝一叶与人间的一颦一笑，若没有跋涉之远，造诣之高，却是绝难捕捉万一。我记住了《老卡拉布里亚游记》中的许多文字，并非因为作为译者对其过于熟悉，而是因为那些文字每每将我带到素未谋面的意大利乡间，听白发的传教士述说米迦勒斩龙的传奇，在泉林之畔默诵着贺拉斯、维吉尔和但丁。如此一部游记，才使人为旅途倾倒，为旅者折服。

而作为一名远离故乡已有十年的游子，《老卡拉布里亚游记》是一本让人心存希冀的书。四年前我来到洛杉矶求学，这座“天使之城”藏着说不尽的景象、人物与故事，可是学业与事业的重担始终让自己喘不过气，只能自怨天资驽钝，没有亲近这座城市的余力。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触觉的敏锐，生活在日渐塌缩的圈子里而不自知。接触这本书是一种久别重逢的感受——曾几何时我也爱在奇奇怪怪的小地方四处游荡，有感于树影间漏下的月光、码头边跳跃的海浪、山径中泛滥的异香……这游记的意义除了阅读本身，更在于提醒自己，再艰苦的求索也不至于舍弃旅途中奇妙的风景。于是去年一月我来到大雪纷飞的芝加哥，在联合车站登上名叫“加州西风”（California Zephyr）的列车，全程五十二小时开返旧金山。这趟怀旧的火车之旅跨越美国七个州，途经城市、村镇、农田、峡谷、林地和湖区，从中西部的寒冬腊月一直开到南方的春色初生。路上我给车窗外的土拨鼠、鹿

和狼拍照，跟偶遇的澳大利亚小伙子聊聊同为异国人的所见所闻，或者只是捧着一本书，眼睛却望向远处正渐渐冲破坚冰的潺潺流水。我每每念及当时翻译到一半的书，好奇骡子背上的诺曼·道格拉斯与观景车厢中的自己，是否有过一瞬间相似的情怀。我想喧嚣忙碌的生活往往容易让人沉睡，而《老卡拉布里亚游记》这样的一本书就像一只闹钟，提醒人们踹开房门扬长而去，且行且歌。无论是上溯黄金时代的传说，还是投入光怪陆离的尘俗，旅行使人仿佛回到童年，每一步都走向美梦中的海阔天空。

前言的最后，我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父母，感谢花城出版社对我译笔的信任，感谢一年多以来助我解惑纠错的许多朋友。这一路边译边学，不敢说脱胎换骨，但着实获益良多。书中的一些译法与已有译本不同，如书名 *Old Calabria* 译作“老卡拉布里亚”而非现有译本的“古老的卡拉布里亚”，因为 *Calabria* 所指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区别；联系书中上下文，个人以为 *Old Calabria* 应解作过去希腊统治时期的 *Calabria* 地区，如中文“老城区”。此外由于自己能力所限，在文法、语言等方面定有错漏瑕疵，还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2015 年 1 月 23 日

译者序 / 吟游在传说与尘俗之间 / 宋阳波 1

一 撒拉逊人的卢切拉 / 1

二 曼弗雷德镇 / 12

三 曼弗雷多尼亚的天使 / 20

四 洞穴崇拜 / 28

五 贺拉斯之乡 / 38

六 在维诺萨 / 46

七 班度西亚泉 / 51

八 耕者 / 59

九 一路向南 / 77

十 飞翔的修士 / 89

- 十一 内海之畔 / 96
- 十二 温和的塔伦图姆 / 109
- 十三 深入林间 / 119
- 十四 龙 / 125
- 十五 拜占庭风格 / 131
- 十六 小憩于卡斯特罗维拉里 / 147
- 十七 老莫拉诺 / 162
- 十八 非洲入侵者 / 170
- 十九 波里诺高地 / 181
- 二十 山中盛典 / 192
- 二十一 卡拉布里亚的弥尔顿 / 203
- 二十二 所谓“希腊的”西拉 / 221
- 二十三 阿尔巴尼亚人及其学院 / 233
- 二十四 阿尔巴尼亚先知 / 242
- 二十五 攀上隆戈布科 / 249
- 二十六 在布鲁提人中间 / 260
- 二十七 卡拉布里亚的绿林好汉 / 271
- 二十八 大西拉 / 278
- 二十九 混沌 / 291
- 三十 蒙塔托山麓 / 306
- 三十一 南方圣徒 / 315
- 三十二 云聚之巅——阿斯普罗蒙特 / 342
- 三十三 穆索里诺与法律 / 350
- 三十四 疟疾横行 / 358
- 三十五 从考洛尼亚到瑟拉 / 368

- 三十六 追忆吉辛 / 379
- 三十七 克罗托内 / 389
- 三十八 克罗顿的智者 / 397
- 三十九 佩特里亚 / 404
- 四十 石柱 / 409

撒拉逊人^①的卢切拉

卢切拉的特质——它在心灵上造成的印象——是难以一言蔽之的。当一个人见过太多的城镇之后，那种画面的新鲜感早已变得模糊了。卢切拉的房屋低矮而不失庄重；街道整齐而洁净；当地已有电灯，旅舍条件普通；理发店和药铺林立。放眼并无引人注目之处。可只要稍用心去把握，就会发现小镇的性格确在那里，因为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灵性。在卢切拉，其性格大概是始终萦绕着旅人的某种超然。我们站在小山上——或许只能叫一片波浪状的土地，又或许还

① 原意指从现在的叙利亚到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沙漠牧民，广义则指中古时代所有的阿拉伯人。

是叫尖坡较为适合，从南面兀然突起。这是一座形状奇怪的迷你山，然而高度也足以俯瞰广袤的阿普里亚平原。裸露的土地更凸显了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山上的“观景台”是一座公共花园，坐落在山尖，由此处可饱览东北方向美景。只是这里的树木于几年前刚刚种植，尚有成片的褐色土壤裸露在外，加上仅铺就了一半的小路和丛生的矮小灌木，给此地平添一种原始和初生的印象。我想设计师原本是安插了更多元素的；而现在，除了几棵一两年就要寿终正寝的柳杉和紫杉之外看不到任何针叶树，而意大利市政局特别喜爱的那些丝兰，恐怕很快会比现在更显病弱。不过，等冬青植物长起来，这座花园想必就会变得雅致喜人了；即使现在，它也是当地居民傍晚散步的好去处。总而言之，这些正于整个意大利南部兴起的公共花园证实了一种新兴的品位；花园和墓地常常是那些因喧嚷而聒聒，因缭乱而眼花的陌生旅人唯一能找到一点祥和绿意之处。这两处的意境竟可对应于弥尔顿的《快乐的人》^①与《阴郁的人》^②所抒发的情思。在卢切拉的墓地，井然有序的小径覆盖在柏树的树荫下，玫瑰与闪亮的大理石碑错杂其间。此处实在是迷人的避世之所，而非仅仅是逝者安息之地。

可是这观景台并非我的最爱。我更爱到远处散步，到山谷的另一边，那里古老肃穆的斯瓦比安城堡^③坐落在一片翡翠般的缓坡上。将城堡比作人的话，它给人的感觉并非蹙眉的怒色；相反，它沉稳地歇憩着，宁静安详却又透出毋庸置疑的权威；这大概就像一位意大利友人所感叹的，“得其所哉”。早在“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将它作为他的南疆中心之前，早在罗马人在此地建立要塞之前，这片高地想必已

①② 弥尔顿诗作，出版于1645年。

③ 意大利古城堡，据传由西西里王罗杰二世于1132年所建。

被看作阿普里亚的要冲。在遍布塔楼的墙垣（这些城墙的周长将近一英里^①，据说内部曾容纳六万人）之外是一圈平坦的空地。无论白天黑夜，这里都是我最爱的去处。头顶常有雄鹰鼓翼，唳彻长空；脚下绒毯般的绿地绵延不尽，点缀以树木、潜溪与白色农舍——一切胜景更被远方的亚平宁山脉环抱其中。在晴朗的日子里，还能望见被称为贺拉斯^②之乡的乌尔图雷山的火山锥；它总诱引着我去探索这片地区。在东边，加尔加诺山拔地而起，离它最近的小山山尖上伫立着一座可爱的建筑，也许是某个村落或女修道院，仿佛骄傲地对自己与大山间的低地点头示意。更远处耸立着庄严的大天使米迦勒^③神殿，以及曼弗雷德镇。

由于这座城堡乃是国家级纪念遗址，当地委派了一位管理员来负责相关事务；那是个毫不起眼的老家伙，满口胡扯，可他表演得就像自己在偷偷地昧着良心出卖国家机密。

“先生，那个角落上的塔楼就是国王塔楼。是国王建造的。”

“可你刚刚说那是王后塔楼。”

“哦，是的，王后，是她造的。”

“哪个王后？”

“哪个王后？哎呀，三年前那些德国教授总在说起的那个王后。对了，我一定得给您看看我们在一个地窖里找到的（此时声音低了下来）一堆骷髅头骨。以前啊，人们成百成百地往这里面扔那些死去的

① 英制长度单位，约合 1.61 公里。

②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前 65—前 8），古罗马著名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代表作有《诗艺》等。

③ 《圣经》中的天使长，神所指定的伊甸园的守护者。

可怜人；在波旁王朝^①统治的时候，罪犯们就是在这里被绞死的，好几千个呢。那是多美妙的时光啊！这个塔楼就是王后塔楼。”

“可你刚才叫它作国王塔楼。”

“对的。那是因为它是国王造的。”

“哪个国王？”

“哎呀，先生，我怎么能记得那么些个人名呢？我连他们的样子都没见过！对了，我现在一定得给您看看我们在一个地窖里挖出来的（声音又低了下来）一些圆形投石弹——”

城堡里的一两件遗物被保存在约五年前建立的小型市立博物馆里。这里还陈列着相当可观的古钱币，几件在加尔加诺出土的史前燧石，一些精巧的古青铜小雕像，以及若干严重损毁的罗马名人胸像，这些胸像以大理石或坚硬的当地石灰石雕成。一只威严的石狮也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所，它是罗马帝国皇帝奥勒留之墓的一对石狮之一（另一只被偷去了），曾守护卢切利亚的统治者。其他藏品还包括许多碑文、宫灯、花瓶，以及一堆乱七八糟的现代玩意儿。一块伊斯兰教徒墓碑的石膏铸模十分引人注目，发现于福贾附近；与当代基督徒通常对神过度恭维的墓志铭相比，此碑的铭文透出对神意庄重的顺从：

以仁慈怜悯的阿拉之名。愿神善待穆罕默德与他的血族，以他所愿的养育他们！此乃贾齐亚·阿尔伯萨索船长之墓。愿神怜悯他。他于伊斯兰历七四五年穆哈兰姆月五日中的土曜日（即公历1348年4月5日）接近正午时逝世。愿阿拉也赐福于读此碑

① 该王室起源于法国中部波旁地区，其成员曾统治过法国、南意大利、纳瓦拉、西班牙、卢森堡等国。波旁王室的近代成员以保守著称。

文之人。

任何来到卢切拉的人都会想起曾经居留此地的那两万名撒拉逊人。作为腓特烈一世和他儿子的护卫，他们在此地居住了将近八十年，曾在西西里王曼弗雷德身处险境时收容了他。编年史家斯比奈利（这些记载后被发现曾于十六世纪被历史学家科斯坦兹修改过，以满足自己某些关于宗谱的目的。伯恩哈德教授于一八六九年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他的怀疑后被学者卡帕赛证实）记载了一则轶事，体现出曼弗雷德多么喜爱这些忠实的外族人。在一二五二年，当着君主的面，一位撒拉逊官员打了一位那不勒斯骑士一拳——对方马上还以老拳。斗殴引起了一场骚动，结果意大利人被处以断手之刑。那不勒斯贵族们只能向曼弗雷德争取到砍断当事人的左手而非右手。而始作俑者撒拉逊人仅仅被撤了职。现在，所有关于撒拉逊人的记忆已荡然无存。唯一勉强相关的是一份廉价的当地报纸《第二代撒拉逊人》——我心血来潮买了一份，结果发现是一份平淡无味的异教徒刊物。

博物馆里还有一尊丰满的灰泥天使像，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精华”。旧时它曾作为市政厅的装饰，面向入口；而现在沦为博物馆的展品后，则以宽厚的后背对着众人，馆长暗示这种姿态是恰当的——当然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此外，博物馆还从罗马的众议院运来了鲁吉埃罗·邦吉曾坐过的椅子。敬爱的邦吉！忠于职守的他曾经定期造访位于首都的一座无聊又华而不实的房子，每次都很快就在沙发上坠入梦乡。有时一睡就是两个小时，而其他的访客都郑重其事地排队前去瞻仰他——看哪，伟大的邦吉也会睡觉！这里为他塑了一尊雕像。而有一条街道以另一位名人乔瓦尼·波维欧命名。假如我告诉镇民我同这两位英雄人物都熟识，他们或许会立一座大理石碑来纪念这件

事。这个地方的人都迷恋于树碑立传。这种弊端是每次官员更迭时，所有街道都会改头换面，旧的雕像被眼下的热门人物雕像取代。因此当地的地标换了又换，速度简直快得跟电影放映机的转速一样。

腓特烈二世也有以他命名的街道，皮埃特洛·吉安诺也一样。这带着一点儿反教权主义的味道。但此地有为数众多的牧师，而且每天从阿布鲁齐要塞涌来大群狂热而肮脏的朝圣者——我猜这景象也称得上蔚为奇观了——由此看来，此地还是相当正统的。据我所知，当地每个正经的家庭都供养着一位私人牧师，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

几天前，这里举行了一场纪念圣伊斯佩蒂托的宗教节庆活动。当地人只知道他大概是位朝圣者中的勇士，而对他的礼拜最近才开始。实际上他的故事是约四年前由一位富有的商人传入的，甚或是编造的。这位仁兄对当地旧有的圣徒们感到厌倦，因此修筑了一座祭祀这位新圣徒的教堂，从而使他位列当地的守护神中间。

在这个场合，广场上人声鼎沸，女性很少，而男人们大多身着深色服装，人们已经深受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影响了。一个小男孩礼貌地向我致意，并问我能否告诉他伦敦人口的准确数量。

我说，那要看一个人如何定义伦敦。如果说人们口中的大伦敦地区的话——

就是不好讲！他总是得到这类的答案……那我觉得卢切拉怎么样？挺无聊的小地方，不是吗？显然是不像巴黎了。不过，如果我能推迟几天再走的话，就能看到法院审判一个杀了三个人的犯人，那倒可能挺有趣的。小男孩听说在英国这种人会被绞死，过去这里也是这么干的；看起来挺野蛮，因为正常来说没人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过在英国，毫无疑问——

这就是当地人对我们和我们的制度的常见态度。我们是野蛮人，

不可救药的野蛮人，不过毕竟一点点的野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像这些英国佬一样有钱，那么一切都可以接受。

对我来讲，当我在那群不刮脸的家伙当中行走的时候，看着这群质朴粗鲁的人做着夸张的手势，穿戴邈邈，我就再一次像一个正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①一样问自己：到底他们全是土匪，还是只有一部分是？还有那种音乐——到底是其中的什么，使得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教育的北方人听起来感觉那么糟糕？开头是一种乏味的节拍，而当最简单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随乐起舞，高兴得发狂，仿佛小孩发现了月亮。在音乐方面，这些人仍处于未入流的时代；一段幼稚的小曲对他们来讲就像某条押韵的愚蠢格言对阿拉伯人一样，他们将其视为神赐、奇物、永远的欢愉。

你也不妨去参观教堂，豪华的主入口两侧各矗立着一根古绿石圆柱。我正对这种结构感到厌烦，卢切拉的异教元素（过去在意大利语里称为“Lucera dei Pagani”）包围了我，我很想附和卡尔杜奇的那句名言：“再见了，犹太人的神！”像这样颜色暗淡的教堂很常见，它们如出一辙地以精细的石雕来表现神秘主义与冥顽不灵。而且，狂热的鉴赏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描述它们，这些人总是大肆赞美它们艺术上的巧思，而忽略了参拜它们的卑躬屈膝的人群，如同遭鞭子抽打的羊群一般，同时也忽略了由此而在它们的阴影下生长起来的人性，如同石雕怪兽般狰狞的人性。我更喜欢回到阳光和星光下，到城堡墙边去散步。

除了缺少树木和树篱之外，城堡这边的景色就像英国人对呆滞无

① 通常用来形容5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在语言、种族上相近的民族。